

蒋介石低调地为蒋经国铺路

3



师永刚、方旭编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

【内容简介】

蒋氏家族最神秘的一个成员，一个家国的背叛者，一个自由时代的设计师。本书力图全景展示蒋经国一生的传奇命运：蒋经国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为什么创造了蒋家党天下，又会亲手结束蒋家党天下？他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他用苏维埃方式维持国民党统治，用美式民主结束蒋家统治。几乎没有人有具体资料来描述真实的蒋经国，他的生活、他的性格、他的思考，其实仍然是一个谜。

【上期回顾】

蒋经国在苏联高喊“打倒蒋介石”，和冯玉祥女儿离婚后，又再度结婚。

历史揭秘

虽然回到故乡令人欣喜，但蒋经国在苏联期间，先是批判蒋介石，又成为联共（布）党员，如今要返国面对老蒋与新的继母宋美龄，当然也让蒋经国有所疑虑。因此蒋经国在返国前，还在莫斯科当面问过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蒋介石是否真的乐见他返乡。蒋廷黻除大力保证，还为蒋经国采买了礼物：乌拉尔山黑色大理石摆饰以及送给宋美龄的羊皮大衣。

事实上，蒋经国《给母亲的信》这篇文章公布后没多久，好面子的蒋介石就在日记中痛批“教子不慎，自坏家风，可痛可悲，结儿决不至此也”。对蒋经国归国一事，蒋介石并没有太多骨肉重逢的激动。蒋经国与宋美龄的关系也是他关切的重点。

蒋经国于1937年4月初回到上海。全家先是搭乘火车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拜谒蒋介石，但还没碰面就收到蒋介石已返溪口的消息，之后蒋介石仍未指示要见不见。蒋经国只能先停留上海，与陈果夫、陈立夫、张静江等人说明现状；蒋介石也维持着“不愿即见”的姿态。

面对小蒋的抱怨，陈立夫提醒他，作为儿子，到现在还没有向父亲禀告这几年的经历与各种不是；同时国民党与蒋介石已经力持反共立场，因此建议小蒋，面对蒋介石，必须力陈自己已非共产党员，并应尽速加入国民党。此外，蒋经国更求助于往日的师长吴稚晖，希望能求见父亲。终于，在吴稚晖等人的穿梭下，蒋介石在杭州的国民政府主席别馆接见了蒋经国。

蒋经国一见蒋介石的面就跪下向父亲三叩首，接着老蒋带他到客厅去见宋美龄，蒋经国称她为母亲，

随后将在楼下等待的妻儿也带上介绍拜见长辈。蒋介石在会面过程中，为这位苏联媳妇取了个中文名字“蒋芳娘”，不过之后蒋经国还是把它改成谐音的“方良”。

紧接着，蒋经国一家人返回溪口蒋家旧宅，主持蒋家家务的毛福梅特地为新娘子办了场中式婚礼。不过蒋经国返国时的雄心壮志以及希望推动一些进步主张的打算被蒋介石浇了冷水。蒋介石以离国多年、中文荒疏为由，命令蒋经国在溪口小洋房闭门读书，时间长达八个月之久，更不许蒋经国擅自离开。

蒋介石聘请徐道邻为师，贴身教导蒋经国重新学习古文及王阳明、曾国藩学说著作，要求他撰写《旅俄报告》以总结心得。蒋经国在这段时间里重新拾起遗忘已久的中文，他的《旅俄报告》以及心得分析也让蒋介石颇为肯定。

这段时间，或许是毛福梅和蒋方良这对婆媳毕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两人一见如故，相处甚欢。蒋方良经常骑自行车在镇上逛，有时骑马，甚至还换上泳衣到溪中游泳。蒋经国接到蒋介石希望他研读《圣经》与《荒漠甘泉》的要求。宋美龄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她鼓励蒋经国信教。《荒漠甘泉》是宋美龄亲自翻译送给蒋介石的一本基督教著作，蒋介石对这本书极其珍惜，甚至死后也放到棺木之中。蒋经国对这本书反复研读，数年后，蒋经国全家都受洗成为教徒。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蒋经国自不甘停留在溪口乡间，因此主动请缨，希望协助。只是蒋介石在家书中仍要求他专心学习，不必为日本侵略分心。

在写这封信的同时，老蒋已要求何应钦思考该如何安排蒋经国的工作。何应钦找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帮忙，于1938年1月派蒋经国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比起蒋经国在德、美受军事训练，回国后从中尉做起，蒋经国起步不凡。

江西省会南昌是蒋介石五次“进剿”红军的大本营。在蒋介石首肯下，27岁的蒋经国带着全家人上路，连带毛福梅一同从溪口来到了南昌；至于蒋方良，则在2月15日产下女婴爱咪（即蒋孝章）。不过毛福梅呆了一阵子后就返乡了。

蒋经国到任后，就展现了朴实的作风。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经国虽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但他说服蒋介石，决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取代由戴笠组织、法西斯主义色彩浓厚的蓝衣社，作为发展青年组织的骨干力量。三青团如同另辟党的机器，加上三青团最高领导人系由老蒋亲信陈诚接任。无疑，这是蒋介石在帮蒋经国铺路，建立新的青年势力。但是，蒋经国并没有被委任重要职责。

1938年抗日战争持续蔓延，10月，蒋介石宣布在重庆建立抗日陪都。1939年3月中旬，熊式辉下令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迁到南边的赣州。当时大批难民及公务员眷属开始疏散，蒋方良也带着儿女南撤，蒋经国则被调往位于重庆的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二期受训。结业后，于6月11日受任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下辖11个县。

蒋经国此时的作为明显以俄为师，把从苏维埃学来的制度，缩小放在赣南，并从社会风纪与秩序的维持开始着手。一家由广东军人开设

的土商行，不但被蒋经国属下查封，蒋经国第二天还亲自当众将没收的烟土焚毁，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小蒋是在玩真的。众多的雷厉风行措施令当地民众对小蒋刮目相看，也让他赢得了“蒋青天”的称号。

此时蒋介石已逐渐肯定蒋经国的才干，加上两人交流机会渐多，因此老蒋曾在日记中说：“经儿来省，觉其见解明晰，常识较当，而举止亦有规范，不失大家子弟之风，是用快慰，惜儿不能在家团圆共聚耳。”1939年3月，蒋介石为了培养蒋经国，更将他调到重庆受训，父子俩也有了更多私人互动的机会。

1939年12月12日，日本为向蒋介石示威，动用六架飞机轰炸溪口并以机枪扫射，丰镐房被炸毁，隔日早上才在屋后断垣发现毛福梅的尸体。蒋经国随即赶回老家奔丧、料理后事，在溪口守灵一个月。蒋经国怀着悲愤心情，手书“以血洗血”四个大字，立碑在丰镐房旁。

蒋介石得知家中被炸、毛福梅死亡后，痛愤地自称“接经儿电，方寸不知所止，以后祖业家务不易想得主持之人”。但他也提醒蒋经国，在非常时刻，葬礼一切从简、从俭，并且不要张皇发讣，以免被敌人拿来利用，扩大宣传。

蒋介石担心蒋经国过度伤心，还特地借着到柳州主持军事会议的机会，命蒋经国前来相聚。之后不久又发生日军破坏毛福梅坟墓的惨事，蒋介石怕蒋经国伤心，一连多封急电，要他以革命成败为怀，而不要被敌人发现心理弱点，须以公忘私。通过这一连串事态演变也可以看得出来，两人亲情已在紧密结合中，不复当年的疏离了。

为了练脚尖，高敏自愿坐上“老虎凳”

3



高敏 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友情提供

【内容简介】

中国第一代跳水皇后高敏沉寂多年后，首次推出自传体励志书《敏·感：人生没有规定动作》，讲述她七十余枚金牌之上的人生修炼。

和很多普通人一样，高敏从逆境中起步，经历被看轻、挫折、迷茫、犹豫，通过不断面对、考问和改变自己，她决战于全运会、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世界杯、世锦赛、奥运会等一场场大赛，一步步走上人生的顶峰，成为一代跳水皇后。该书收录了她与困境交锋的不同寻常的经历、思考和体悟。

【上期回顾】

四川省省队担心高敏以后个子太高，压不住水花，差点淘汰她。

名人自传

1981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赛，是我进入省队后的第一场大战。由于年龄太小，跳少年组拿不到分数，考虑到全队的成绩，我参加了成年组，跟都比我大的运动员去比赛。为了能在成年组里获得好成绩，我不断增加训练强度。

那时，从成都到上海火车要两天两夜。上车后的第二天早晨，省队另一位教练刘教练对我说：“一小时后开始训练。”我纳闷，火车上这么小，难道让我翻空翻不成？压根没当回事。

训练的第一项是跪脚尖。脚背下垫一卷毛巾，然后跪下去，坐在脚后跟上，一跪就是半小时，跪得脚尖又麻又疼，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不能动。那种麻和疼一点点刺进心里，又从心里蔓延出去。

第二项是控腿。大家坐在中铺上，把整个腿和一半的屁股伸到空中，一控就是五分钟。最后一分钟时，两条腿激烈地哆嗦着往下坠，再多一秒，整个人就会坠下去。

第三项是控腰。人躺在两个上铺之间，一边是头，一边是腿，屁股和腰悬在空中。

第一组是面朝上，我一躺下，刘教练就用两条胳膊突然吊在我悬在半空中的肚子上，100多斤的重量，我的肋骨感受到了强烈的向下弯曲的“诱惑”，我往下沉，差点没坐在刘教练的头上。刘教练叫：“不能松，顶住了，就一分钟。”吓得我马上使劲把身体撑平。时间一秒一秒过得真慢，还有20秒时，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叫道：“不行了，我不行了，我要掉下来了。”大家都笑了。刘教练没笑，他用力说：“别叫，掉下来就重来。”我不敢再叫，终于等到看时间的队友说：“到！”我

一屁股坐到了刘教练的头上。

几分钟后，第二组开始了。这一组是面朝下，刘教练抬手往我悬在半空中的腰上一吊，我猛往下沉。我知道这次掉下去，腰一定会断，就拼命往上顶。我使劲抓住床单，闭着眼睛，咬紧牙关，别说大叫，就是气都不敢出大了。那是我一生中过得最慢的一分钟，耗尽了我不所有的力量。

很多训练，都是用折腾人的方式，来改造人的耐性和极限。读书、生活、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个难关的出现，逼着你穷尽的时候，也许正昭示着你改变自己的契机。

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赛上，我觉得跳得不错，尤其是3米板向前转体2周和反身翻腾1周半这两个动作，观众都为我叫好鼓掌。但由于难度太低，我还是得了最后一名。

我想奋力冲出去，却遭受了铁一样的反击。

无比沮丧中，有一名观众跑下来让我给他签名。我很吃惊，只有成名的运动员才会有人索要签名，可我是最后一名啊，但我还是很认真地签了。他坚定地对我说：“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世界冠军。”

这一句话，此后温暖了我很多年。

什么是逆境？真正的逆境敢于对你说不，不管你付出多少，怎么努力，只要它觉得你还没到那个点，它就会不断地、强硬地对你说“不”。

在省队时，我有个绰号叫“锄头脚”，脚尖一直朝不直，入水水花大。越往后练，“锄头脚”对我的束缚就越大。

为把我的脚尖矫正过来，刘指导费尽周折，声势浩大地找人专门为我定做了一张凳子，是按照以前

重庆渣滓洞监狱里臭名昭著的刑具“老虎凳”独家仿造的，听着就恐怖。

第一次对我“用刑”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一定要坚强，死就死一回，绝不能哭。坐上“老虎凳”，刘指导让我弯起腿，把脚板平放在凳子上，用绷带把整个腿背绑在凳子上，绑到丝毫都不能动，再在脚腕下放两卷卷起来的大毛巾，让我把腿伸直。可脚背被绑着，脚腕下又有两卷毛巾，腿根本就不可能伸直。刘指导想到了一个妙招，用绷带绑紧我的腿，强行把腿拉直。当两条腿被拉直的时候，受到毛巾和绷带上下夹击的脚背，就变弯了。

绑好后，刘指导和其他人离开房间，把我一个人丢下。

一开始，就疼得难以忍受。我原本想即使什么都没经历过，也经历过太多的疼，怕什么。但这次一上来就泪水纵横。大约两分钟后，脚背上的骨头仿佛被一块块强力掰开，断筋裂骨的撕痛，让我忍不住放声大哭，大喊救命。

当然没人会理我，又过了几分钟，脚背开始麻木了，就像被成千上万根针扎着似的。我的心里充满了绝望，一个人被绑在老虎凳上大哭大叫，第一次体会到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感觉，原来天底下真有这种感觉。

再后来，疼得失去了知觉，也没力气喊叫，只呆坐在凳子上，看着自己的腿流泪，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刻钟后，刘指导终于回来了，慢慢地松开了绷带，拿走了毛巾卷。这时，我的双腿已经软软地瘫在凳子上，仿佛不再是属于我的，但稍微一动，便似万箭穿心。我就这样一动不动地“钉”在凳子上半个多小时，才能慢

慢地挪动一下脚。有谁知道，这样的“刑罚”，一上就是两个月。又有谁知道，后面的59天、59次，我是怎么让自己坐上去的。

后来，有一天我做倒立，刘指导不停地夸我脚尖漂亮了，好看了。本该高兴的我顿时崩溃了，泪水顺着头发滴到了地上。我做完倒立站起来时，大家看到我红彤彤的脸上挂满泪水，都沉默了。

1982年，武汉全国赛上，我拿到了少年组跳台比赛的第四名。这决定了我跳水的方向——跳台跳水。

回到成都，随着跳台训练的增加，对身体尤其是手臂的力量要求更高，肘关节一天比一天痛。一开始，我咬牙忍着，后来实在痛得受不了，只好告诉刘指导。刘指导带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没事，可能是小孩子长身体的痛。”我不敢再提这事了。可是，疼痛却越来越厉害，手开始伸不直了。每次跳水前我都要站在跳台旁，用旁边的栏杆把手扳直才能去跳。由于手疼没有力气顶水，手背会被水拍回来，打在头上，水花一个比一个大，手背肿得像馒头，越跳越差。刘指导不敢不满意，她越不满意，我就越不敢说手痛的事。

一天晚上，队友不小心碰到我的头，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大家以为出了什么事，拨开我的头发一看，有好几块紫色的淤血。我才坦白每次入水头都会被手背和水拍到。刘指导马上带我去看了另一个医生，医生一看我的手背立即判断：“骨折！赶紧照X光去！”

第二天，X光片证实我肘关节骨头上有一条裂缝。我却有一种冤情得以昭雪的轻松，也有一种痛苦释放出来的快意。